

走南康

刘忠焕

我最早到南康的时候，距今多少年了？我点着粗糙的手指头数了数。原来，第一次到南康，距现在已经 30 余年。

1988 年，我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回到县城机关工作。那时候，县里的工作需要常常下乡。我首次下乡去的便是南康。此后，还去过南康的黄丽窝、斑鸠冲、栗山、雷田等村庄。但 1995 年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到过南康。

而我的工作还是离不开南康。那时我在党史研究部门工作，工作中常出现“南康”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整个钦廉四属的党组织，都在合浦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。在合浦县，有 4 个党的地下组织特别活跃的地区，东有公馆、白沙，北有白石水，西有西场，南有南康。

皆因南康人识大义，重气节，能杀家纾难，在南康发生过不少党的地下组织领导民众开展革命活动的传奇故事。其中，最著名的当属“南康米案”和“南康起义”。

1938 年秋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涠洲岛。此后，日军以此为跳板，策划从合浦登陆，攻占南宁，以打通湘桂铁路，支撑缅甸战场。为了其“以华制华、以战养战”的阴谋，日军通过汉奸和奸商在合浦县沿海高价抢购大米、桐油等战略物资，以补充给养。

南康是日军看中的地方，一些奸商则见利忘义，大肆抢购大米，从南康镇东部运走，资助敌人。奸商的抢购行为，致使南康的大米一日三涨，经常断货。党的地下组织及时组织民众追踪，配合南康驻军，后在白沙头拦截两艘准备运米的船只。党的地下组织发动了几千名群众前往合浦三中（今南康中学），向溜进三中的当局人士请愿，要求他们严惩奸商、就地平糶大米，以儆效尤。最终，请愿斗争取得胜利。这一事件，史称“南康米案”，它也是整个“合浦米案”的一场重头戏。

“南康起义”又是另一传奇。由于 1944 年 9 月发生了合浦“永信烟庄”事件，钦廉四属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合浦党组织改为单线联系，革命处于低潮阶段。

为了鼓舞士气，合浦人民武装建立，中共广东省南路特委决定，派阮明和谭俊来合浦，指导、发动全面武装起义，建立抗日游击队。

南康四属党组织停止了组织生活，因此，要号召所有党员参加武装起义，在战斗中接受考验，恢复组织生活，并定于1945年2月7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五）举事。当时，有一条纪律，凡不参加武装起义者，即自行脱党。

南康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，粟山村人，当即到卧龙、粟山、雷田、夏塘、长塘、盐灶、石头埠和闸口平坡等地，联系党员和进步群众，筹备部署起义。后因情况突变，南康镇守敌要换防，南康起义提前到2月3日。参加南康起义的有共产党员20人，进步群众20余人，他们在陈符隆、张义生、钟逢仁的指挥下，于当晚8点向据守在合浦三中附小的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（机炮中队）发起进攻。因敌人势大，在打死伤敌10余人，己方也牺牲2人的情况下，战斗20余分钟后撤出，向扫管龙集中，再向大成方向转移。

南康起义，打响了合浦全面起义的第一枪，南康率先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武装，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评价。具体到个人，则表现了南康人的大无畏精神，他们遵守纪律、英勇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义薄云天。

历史的烟云早已消散，但南康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今天还留存着。翻开史料，南康是一篇篇壮丽的诗篇；走上舞台，南康又有一个个鲜活的故事。

或许是离开南康太久，心里老想着重走南康。这不，机会来了，前不久，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与《北海日报》联合举办“千年南康”采风活动，我有幸受邀参加。

我们参观了解放路老街、革命老区扫管龙村、南康中学和南滨广场（南滨影院），既看到了南康的继承，又看到了南康的发展，收获满满。

一个乡镇，能有一座广场，是难得的事；有一座3D影院，更是了不起。它为大众提供了很好的休闲活动场所。

在南康中学，我又看到了新的变化。以前的南康中学陈旧而窄小，现在再进去，旧貌换新颜，校区扩大许多。我们知道，现在征地扩建学校，是一件大难事，但南康人的魄力显现了，这种魄力很超前。

我们欣赏了南康特有的粤剧小调卖鸡调。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很容易失传的，但在南康得到了很好的传承。

解放路老街被保护得很好，给后人留下了鲜活的档案。我的家乡合浦县公馆镇，也有过这样的骑楼建筑，一点也不比南康老街差，但缺乏保护意识，早就拆光变成呆头呆脑的水泥房子。

扫管龙村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。这种举动值得赞扬，它既是对革命烈士的缅怀，又是对后人的教育。我们真的不该忘记，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。

“山色湖光步步随，古今难画亦难诗。”我看到了一个新晋全国首批特色小镇的风采，看到了一个以滨海宜居为特色的南康。南康人一贯的执着与果敢，南康人的眼界与担当，造就了兴旺发达的南康。